

《敦煌变文》用韵考(续完)

周 大 璞

三

上面我们对变文的二十三个韵部作了一些粗略的分析，并同《唐五代西北方音》的二十三摄五十五韵和《汉语发展史》的晚唐韵部二十七韵作了一番比较。应当指出，唐五代说唱家写作变文，既不按照当时的《唐韵》或《切韵》的规定来押韵，当然更不会拿现在人所拟定的什么二十三摄五十五韵，或者二十七韵、二十三部来押韵，只是根据他们自己的口语，把韵母相同或相近的字用作韵脚。韵母相同的字自然都属于同一韵部，韵母相近的字却不一定都属于同一韵部了。于是就出现了所谓“通韵”，即邻韵相通的情况。现在让我们再来谈谈变文的通韵。

(1) 支微与灰哈、鱼模通押。

支微、灰哈通押的，变文中比较多，下面举一些例子：

- ① 慨、会、𡇗、滞、队、狒〔17〕
- ② 回、来、媒、飞、追〔39〕
- ③ 子、始、祀、意、止、碎、地、事、悔〔94〕
- ④ 枚、埃、回、催、飞〔125〕
- ⑤ 碎、死、细、碎、事〔131〕
- ⑥ 之、时、滋、时、思、时、悲、栖、哀、栖、冤、龟、皈、晖〔137〕
- ⑦ 非、儿、鼻、儿、待、迟〔294〕
- ⑧ 子、事、提、解、议、界〔297〕
- ⑨ 该、啼、栖、齐、斋、来、智〔377〕
- ⑩ 止、比、地、起、里、喜、会、昧、礮、碎、快〔383〕
- ⑪ 会、智、在、罪、类〔454〕
- ⑫ 弥、知、疑、迟、灰〔463〕
- ⑬ 哀、哉、开、饥、财、灾〔719—720〕
- ⑭ 跪、礼、坏、地、水、泪、气、鬼、威〔739〕
- ⑮ 回、台、斋、□、持、财、斋、来、回〔779—780〕
- ⑯ 时、衣、杯、提〔811〕

(支微标△，灰哈标。)

支微、鱼模通押的，例已见前。

(2) 歌戈与家麻通押。前面也已经举例说明，这里不重复了。

(3) 江阳、真文与庚青、蒸登、东钟通押。在这五个阳声韵里，江阳、真文和庚青是比较活跃的。江阳可以同庚青、蒸登、东钟通押，例如：

① 当、尝、乡、坊、平、常、生、争〔263—264〕

② 庭、光〔275〕

③ 清、朗、量〔512〕

④ 王、祥、光、名、王〔644〕

(以上江阳与庚青通押，江阳标△，庚青标。)

⑤ 方、应〔245〕

(以上江阳与蒸登通押，蒸登标。)

⑥ 行、伤、常、中〔796〕

(以上江阳与东钟通押，东钟标▲)

真文也可以同庚青、蒸登、东钟通押，还可以同寒先通押，例如：

① 邻、竞、静、令、命、竟、罍、纭、仁、群〔253〕

② 情、精、经、亭、情、引、经〔496—497〕

③ 人、辛、轻、生、情、停〔676—677〕

④ 亲、顶、身、辛、停、生〔696〕

(以上真文与庚青通押，真文标△，庚青标。)

⑤ 应、认、近、问〔9〕

⑥ 春、宾、人、群、僧、身、因、人〔352〕

⑦ 勤、尊、身、僧、人〔403〕

⑧ 尊、文、陈、循、闻、□、论、尊、陈、闻、勲、群、恩、闻、身、云、轮、闻、尊、孙、尘、闻、身、勋、勤、闻、频、乘、身、闻、因、珍、云、闻、频、嗔、军、闻、申、芬、春、闻、巡、银、腾、闻〔526—529〕

⑨ 论、闻、轮、论、闻、春、云、身、巡、邻、春、文、陵、云、尊、根、身、嗔、〔656—657〕

⑩ 因、僧、轮、循、人〔712〕

⑪ 昏、胜、尘、春、人〔772—773〕

⑫ 身、僧、昏、灯、门〔776〕

(以上真文与蒸登通押，蒸登标。)

⑬ 论、坤、通、存、尊〔605—606〕

(以上真文与东钟通押，东钟标▲。)

⑭ 原、秦、身〔36〕

⑮ 婚、麟、传、连、分、言、身、神、山、嗔、论、然、然、身、人、身〔265〕

⑯ 嗔、钱、文、身〔265〕

⑰ 贤、传、文、旋、泉、弦〔268〕

(以上真文与寒先通押，寒先标—。)

庚青可以同蒸登、江阳、东钟通押，例如：

①[△]灵、[△]精、[△]灵、[△]娉、[△]刑、[△]征、[△]应、[△]清、[△]声〔107〕

②[△]听、[△]轻、[△]崩、[△]经、[△]能〔460〕

③[△]迎、[△]争、[△]坑、[△]忘、[△]生、[△]崩〔741〕

④[△]生、[△]争、[△]声、[△]听、[△]羹、[△]铛、[△]声〔859〕

(以上庚青与蒸登、江阳通押，蒸登标°，江阳标·。)

⑤[△]行、[△]营、[△]逢〔780〕

(以上庚青与东钟通押，东钟标▲。)

(4) 侵寻与真文、庚青、蒸登、江阳、东钟通押。这种通押，变文中还不多见，例如：

①[△]金、[△]群、[△]恩、[△]勋、[△]门、[△]群、[△]鬻〔61〕

(以上侵寻与真文通押，侵寻标△，真文标°。)

②[△]程、[△]生、[△]行、[△]行、[△]停、[△]卿、[△]沉、[△]生〔503—504〕

(以上侵寻与庚青通押，庚青标·。)

③[△]锦、[△]肯〔275〕

(以上侵寻与蒸登通押，蒸登标▲。)

④[△]深、[△]林、[△]强、[△]沉、[△]心〔353〕

(以上侵寻与江阳通押，江阳标一。)

⑤[△]霖、[△]中、[△]音〔140〕

(以上侵寻与东钟通押，东钟标×。)

(5) 谈添与寒先通押。这种通押，变文中也不多见，例如：

①[△]选、[△]先、[△]面、[△]叹、[△]念、[△]善、[△]眷、[△]转、[△]殿、[△]恋、[△]转、[△]染、[△]浅、[△]转、[△]散、[△]玩、[△]转、[△]软、[△]乱、[△]转、[△]岸、[△]愿、[△]转〔596—597〕

②[△]坛、[△]缠、[△]缘、[△]船、[△]潜〔787〕

③[△]汉、[△]线、[△]验〔788〕

(6) 觉铎、质物与屋烛、昔锡、职德、月薛通押。入声韵中，觉铎最为活跃，它可与屋烛、昔锡、职德三韵通押，例如：

①[△]析、[△]宅、[△]吓、[△]格、[△]役、[△]白、[△]伯、[△]戚、[△]搨、[△]索、[△]擘、[△]剔、[△]击、[△]翻、[△]夕、[△]赤、[△]责〔249〕

②[△]客、[△]磳〔273〕

③[△]力、[△]惜、[△]德、[△]逆、[△]惜、[△]德〔688〕

④[△]德、[△]逆、[△]吃、[△]迹、[△]激、[△]戚、[△]敕、[△]的、[△]觅〔693〕

⑤[△]芻、[△]乐、[△]阁、[△]乐、[△]烛、[△]乐、[△]著、[△]积、[△]夕、[△]惜、[△]益、[△]宅、[△]擘〔740〕

⑥[△]越、[△]吃、[△]得、[△]赤、[△]色、[△]翼〔852〕

(觉铎标△，屋烛标°，昔锡标·，职德标▲。)

质物也比较活跃，可以与月薛、昔锡通押，例如：

①[△]弗、[△]日、[△]出、[△]失、[△]述、[△]割、[△]□、[△]撮、[△]末、[△]椽、[△]萨〔379〕

②[△]室、[△]日、[△]积、[△]失、[△]悉、[△]匹、[△]出〔491〕

(质物标△，月薛标°，昔锡标·。)

职德也可以与昔锡、屋烛、觉铎通押，例如：

①力、惜、易、历、觅、迹〔580〕

②侧、宿、色、食、识〔9〕

③趁、吃、得、赤、色、翼〔852〕

(职德标△，昔锡标◦，屋烛标·，觉铎标▲。)

有时这几韵混用，成了一个大杂烩，例如《维摩诘经讲经文》里有一段唱词，全用入声韵，它的韵脚是：

得、失、屈、密、识，一、酌、逆、识，力、逸、识，历、出、质、识，尺、溺、撼、识，觅、益、出、识，觅、僻、识〔518—520〕

这里“得、识、力”属职德韵，“失、屈、密、一、逸、出、质”属质物韵，“酌、逆”属觉铎韵，“尺、溺、撼、觅、益、僻”属昔锡韵，一共十八个字，分属四韵，却通押在一起。押韵的格式是所谓回还往复式，每八句出现一个“识”字，这更可以证明整个这一大段是把这四个入声韵通押在一起的。

(7) 合叶与月薛、质物通押。这种通韵，变文中只发现一例：

说、出、撮、插、沫、穴、割、活〔726〕

(合叶标△，月薛标◦，质物标·。)

从上面所列举的变文邻韵通押的材料中，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：

一、变文中邻韵通押只限于同类的韵部，即阴声韵只与阴声韵通押，阳声韵只与阳声韵通押，入声韵只与入声韵通押，没有例外。尽管变文中有些入声字同阴声字混用，但那些入声字当时实际上已经丧失了自己的塞音韵尾，变成了阴声字，因此它们与阴声韵字的混用不能算是阴入通押。关于这个问题，下面还要谈到，这里不多说了。

二、邻韵通押，主要是由于韵母相同或相近。韵母相同或相近，有两种情况：一种是韵腹相同或相近。例如真文和庚青、蒸登、侵寻的通押，就是因为这四部字的韵腹都是〔e〕或〔i〕，谈添和寒先的通押，就是因为这两部字的韵腹都是〔o〕，支微和鱼模的通押，是因为支微的韵腹是〔i〕，而鱼模的一部分字（原属《切韵》鱼、虞两韵的字）韵腹是〔i〕或〔y〕，与〔i〕相近。

另一种情况是韵尾相同，如蒸登、东钟、江阳的通押，是因为这几部的字韵尾都是 -ŋ；真文寒先的通押，是因为这两部的字韵尾都是 -n；屋烛、觉铎、昔锡、职德的通押，是因为这四部的字韵尾都是 -k；质物、月薛的通押，是因为这两部的字韵尾都是 -t。

三、邻韵通押，也反映出语音的演变。例如支微与灰哈的通押，说明了这两部中的一部分字正在不断分化和重新组合。《切韵》支、脂、之、微、齐等韵合成一韵，佳、皆、灰、哈等韵合为一韵，都是这些韵字不断分化和重新组合的结果。但这分化和组合并没有停止，支微的合口字闾、归、龟、晖、眉、悲、威等正在向灰哈转化，这是从这两韵的通押中可以看得出来的。又如侵寻与真文、庚青、蒸登的通押，谈添与寒先的通押，合叶与月薛的通押，也给我们透露了韵尾 -m 和 -p 开始走向转化和脱落的消息。

四、邻韵通押不能和韵字转变混为一谈。所谓韵字转变，指的是某一韵中有个别字或一部分字改变了读音，转入了另一韵，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觉铎部的“作”字转入鱼模部，它和鱼模部字相押就不能说是觉铎、鱼模通押；又如尤侯部的唇音字转入鱼模部，也不能说是尤侯、鱼模通押。又如“家”、“华”二字，上古音本属鱼模部，后转入家麻部，

变文中仍有和鱼模部字相押的，这是古音在某些方言中的遗留，也不能算家麻、鱼模通押。又如“海”、“亩”、“母”三字，上古音同在之部，变文中有以“海、亩、母、母”押韵的〔231〕；“数字从娄得声，上古与藪同音，后来转入鱼模部，变文有一处以“休、有、数、后、谬”押韵〔507—508〕，这也都是古音的遗留，不能算是通押。

至于一部之内，平、上、去混用不别，变文中这种例子很多。有人把这种现象也叫做通押。现在我们既把平、上、去合为一部，这种平、上、去混用的现象当然也就不算通押了。

四

最后，说一说变文中有关声调的问题，只谈两点：

(1) 入声的演变

前面，我们把变文中的入声韵分为八部，并指出其各部之间的通押情况，有的是同韵尾的韵部通押，如质物与月薛的通押，两者的韵尾都是-t；觉铎与屋烛、昔锡、职德的通押，四者的韵尾都是-k。有的是不同韵尾的韵部通押，如质物与昔锡、职德的通押，质物的韵尾是-t，昔锡、职德的韵尾是-k；合叶与月薛的通押，合叶的韵尾是-p，月薛的韵尾是-t。由此看来，不管入声韵尾同不同，在变文里都可以通押，甚至象在《维摩诘经讲经文》中来一个大杂烩，把职德、质物、觉铎、昔锡四部混用在一起。这也许可以说明，当时西北方言中入声韵尾已经有了变化，-p、-t、-k的区别逐渐消失，或者都已变成喉塞音〔ʔ〕了^①。

入声字同平、上、去声字合押，虽然自古有之，但在变文中仍不多见。只有“觉”、“脚”、“却”、“鬱”、“作”、“覆”六个字（其中，“作”字《广韵》已收入去声暮韵，“覆”字《广韵》已收入去声宥韵）。“觉”、“却”与“多”、“斜”、“花”叶韵〔354〕，“脚”与“窈”、“小”、“笑”叶韵〔789〕，“鬱”与“母”、“苦”、“助”叶韵〔46〕，“作”与“喻”、“布”、“柱”、“树”、“庠”叶韵〔495—496〕，“覆”与“护”、“御”、“住”、“护”叶韵〔640〕。这说明“入派三声”，在唐五代还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，当时入声还能完整地保存它的体系。到了南宋后期，入声在北方方言中才终于消失了。参看拙著《董西厢用韵考》。

(2) 浊上变去 这一现象，唐代已经出现。大家知道，唐人李涪的《刊误》曾经批评《切韵》说：“吴音乖舛，不亦甚乎！上声为去，去声为上，……恨怨之恨则在去声，很戾之很则在上声；又舅甥之舅则在上声，故旧之旧则在去声；又皓白之皓则在上声，号令之号则在去声；又以恐字恨字俱去声，今士君子于上声呼很，去声呼恐，得不为有识之所笑乎？”他讥笑《切韵》误读去声为上声，其实是他自己的方言里浊上已经变去，不过他不明白这个道理罢了。

从变文的用韵中，我们也可以看到浊上变去的现象。例如“是”，《广韵·上声四纸》：

^① 罗常培、周祖汉合著的《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》认为“可能在汉代某一种方言中所有入声的韵尾（包括-k，-t，-p三类），都已经失去，“或变成-ʔ”。这恐怕说得过早了。到了晚唐，倒是有可能的。

“承纸切”，是浊上，变文中常与去声字押韵：

①智、义、意、是〔369〕

②地、志、□、气、是〔787〕

“智”、“义”、“意”、“地”、“志”、“气”都是去声字，“是”与这些去声字合押，说明它已经变成去声。又如“柱”《广韵·上声九麌》：“直注切”，是浊上，变文中也与去声字合押：

喻、布、柱、作、树、库〔495—496〕

“喻”、“布”、“作”、“树”，都是去声字，“柱”与这些去声字押韵，说明它也变成了去声。还有“辩”、“重”、“奉”、“动”等字也是如此。“辩”，《广韵·上声二十八猕》：“符蹇切”，是浊上，变成去声，与去声字合押：

见、愿、卷、辩、健、便、面〔252〕

《广韵·上声二肿》：“重，直陇切。”“奉，扶陇切。”又《上声一董》：“动，徒总切。”这三个字都是浊上，也变成去声，与去声字合押：

重、奉、动、纵、梦、从〔614〕

但是变文中也有些浊上字仍与上声字押韵，例如：

①起、水、俟〔582〕

②亥、在、改〔860〕

③苦、绪、女、雨〔683〕

④老、早、道〔845〕

例①的“俟”，《广韵·上声六止》：“林史切”，是浊上，而与上声字“起”、“水”押韵。例②的“亥”、“在”，在《广韵》中都属上声十五海。亥，胡改切，在，昨宰切，都是浊上，而与上声字“改”押韵。例③的“绪”《广韵·上声八语》：“徐吕切”，也是浊上，而与上声字“苦”、“女”、“雨”押韵。例④的“道”，《广韵·上声三十二皓》：“徒皓切”也是浊上，而与上声字“老”、“早”押韵。这也许是由于变文上去可以合押，或者由于浊上变去，在唐五代还没有成为普遍的现象。

（续完）

（上接第 56 页） 并强烈要求保全曾中生同志的生命。这时，曾中生同志已经牺牲半年多了。但是，张国焘杀害曾中生同志的罪恶行径，并不能阻挡革命前进的历史潮流，正如曾中生同志生前所坚信的那样，一年以后，在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的指引下，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陕北，张国焘路线彻底破产。这个混进党内的野心家、阴谋家、叛徒，终于身败名裂，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。

曾中生同志忠于党，忠于人民革命事业，无私无畏，光明正大，坚持正确路线，反对错误路线，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。他的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英雄业绩是永存的。